

联合国  
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委员会  
第15次会议

1980年10月27日  
上午10时30分举行  
纽约

第15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奈克先生(巴基斯坦)

目 录

裁军项目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续)

一般性辩论

发言人：

埃内先生(罗马尼亚)

布尔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印发。

Distr. GENERAL  
A/C.1/35/PV.15  
27 October 1980

CHINESE

96-86060

上午 10 时 45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续)

一般性辩论

埃内先生 (罗马尼亚): 在我今天的发言中, 我想代表罗马尼亚代表团就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及其筹备工作发表几点初步看法。

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 我们认为, 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将是联合国 1981 年在裁军领域关注的中心事件。在目前的国际情况下, 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有必要提供一种将在国家间重新奠定积极合作基础的强大政治动力, 以便解决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军备竞赛与裁军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保证缓和与合作政策得到恢复并继续下去。这需要动员一切倡导国家间建立新民主关系的力量, 而且需要这些力量作出更加积极的承诺。迄今为止, 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业已表明, 一项明智、有力的裁军政策——最首要的目标是核裁军——可以为下列情况作出实质性贡献, 即防止国际局势恶化, 并创造环境, 使所有的人民能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他们的力量和资源。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提供了这样的动力。它标志着在采取新途径解决裁军问题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 它允许进行所有国家参加的彻底辩论; 它提供了一个比较民主地解决问题的构架, 它加强了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和职责。

因此, 特别会议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 如果某些不利事件未发生的话, 那么这种气氛本来会有朝着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取得真正进展的前景。

那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用明确的措词强调:

“……这次特别会议所标志的不是联合国裁军领域努力的一个终点，而是它的一个新阶段的起点。”（第 S-10/2 号决议，第 128 段）

裁军是按阶段进行的，每一阶段都有具体情况和优先项目为其特点。我们认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主要方针应是谋求恢复可能实现裁军的信心，鼓励采取实际的行动，以期把第一届会议的决定和建议变为现实。

我们认为，这一方针会导致确立这届会议的具体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方法。这一方针会鼓励采取旨在为这届会议作充分准备的行动。

我们认为，第二届会议应在所有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对裁军谈判中取得的成就进行一次集体评价，而以 4 年前通过的最后文件中提出的目标为评价根据。

对最后文件通过以来这段时期进行的分析表明，取得的成就并没有达到期待的目标，现在迫切需要当代社会停止军备竞赛并实现裁军，首先是核裁军。特别会议上进行的辩论，毫无疑问将产生这样的形势，如果从现在到 1982 年间局势不能大大改善的话。

但是，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不是对过去作出裁决，而是举行辩论，以便就实现目前局势根本改变的方式方法得出明确结论。我们有其内容必须加以重申的必要文件，我们有较为民主的辩论和谈判机构，我们在国际一级有宝贵的经验和专门知识。所有这些东西都应结合起来，用以帮助动员各国表示政治意愿，鼓励紧急采取产生实际成果的具体行动。根本任务是使我们彼此谅解，并使我们更明确知道需要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根据这些看法，我们认为，特别会议应解决这样的问题，即将国际上广泛的裁军努力结合起来，用更加明确的态度组织并指导这些努力，以便提高裁军谈判的效率并加快裁军谈判的进程。在一个提供实现最终目标即全面彻底裁军的必要前景的计划范围内协调并结合局部和并行措施，这是必不可少的。

在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一项全球裁军方案（正在起草中）将是这届特别

会议的主要目标。

其次，我们认为这届会议应特别注意采取行动来鼓励并动员各国表示政治意愿，帮助它们对执行停止军备竞赛的方针作出承诺，采取切实可行的裁军措施，尤其是在核领域采取这种措施。

虽然政治意愿属于各国的主权范围，但众所周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范围内形成并得到确认的，是大家用自由合作的办法来理解并协调大家的利益而共同努力的一部分，基础是尊重构成世界和平与安全支柱的国际法原则与准则。为此，我们认为，这届特别会议可以为新的行动准则奠定基础，这将有利于为鼓励各国表示政治意愿而作的普遍努力。

在这方面，第一届特别会议采取了最初的积极步骤，它确定了一些领域，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和更好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评价当代国际生活中有关裁军的某些现象，也有助于确定促进裁军的行动和倡议。这些领域有裁军与发展的关系、裁军与国际安全的关系、核武器的影响、建立信任的措施、区域裁军、裁军协定的核查问题等等。

关于这些专题研究报告可供这届特别会议参考，这些研究报告提出了采取行动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如果付诸实施，可能非常有利于创造一种促进裁军取得进展的政治气氛。这些研究可能导致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会有利于下述诸方面，即加强信任、在各国间建立新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消灭武力和武力威胁、只用和平办法解决争端、促进更广泛的合作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为此，对裁军与发展的关系进行更加全面的、着眼于制定政策的了解，具有特殊价值。在采取具有深远影响的行动以消灭欠发达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广泛范围内，减少军费将提供一种尚未开发但又具有特别重要性的资源。冻结和减少军事预算将会腾出大量资金用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首先是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确认冻结和减少军费的问题是联合国主要积极关心

的问题之一，以及采取裁军与发展研究报告——该报告必须按时完成，以供第二届特别会议使用——将提议的行动，可能标志着一个与裁军进程有关而且符合所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的新起点。这种办法可能促成一个广泛国际运动来制止那种应受指责的浪费物力和人力资源。

此外，我们认为，大会特别会议应加紧努力，通过提高裁军审议和谈判机构的效率、通过使各机构的职能合理化和加紧它们的活动来使这两个机构得到加强和民主化。

裁军审议委员会已明确证明它作为联合国裁军系统内的一个辩论机构的效用。它的作用和活动应得到加强，以便充分利用所有国家参加其活动的优势。通过加强该委员会与其他多边、区域和双边的谈判机构的联系，可以更好利用该委员会。

另一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多边谈判论坛，在更大程度上必须遵守联合国决议，承担对实质性问题的谈判并以较快的速度开展这些谈判。同时它应进一步发展并巩固其议事规则的民主性。我们正在考虑制订措施，以确保所有成员国在平等基础上有效参加该委员会的活动的所有方面和非成员国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

为了在裁军工作方面实现根本的转变，我们不仅需要适当的审议和谈判机构，而且需要一个单一的非常协调的结构，使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其他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和整个舆论界都可以为动员裁军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联合国裁军中心及其附属单位应在这一系统内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同样关心着新设立的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活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选定的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职能的确定和扩大。

第二届特别会议必须采取新的步骤，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以便它履行宪章赋予它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在这一领域，我们认为，还必须更加周密地考虑如何真正根据裁军问题与当代生活中的其他主要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来解决裁军问题。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同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一起，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将为实施裁军与发展研究得出的某些结论提供适当的方针。大会特别会议通过采取这样的措施可以为加强赞成裁军的国际意识开辟新的前景，从而为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认为，大会特别会议应立即召开，在这届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应把注意力集中在组织事项和实质性问题，首先是后者，其中包括通过文件。当然，现在在这里很难说会议应通过哪些文件和它应有哪些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将随着所有国家参加的筹备工作的进展而产生。由于这样的决定是真正的集体性的，所以筹备委员会有必要在其所有活动中都遵守民主原则和惯例，以便它能确保所有成员国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其工作。

这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加大会特别会议应有的筹备工作的机构也必须执行这些原则。除了筹备委员会以外，我们首先想到了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和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些机构的成员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基本条件是保证所有希望作出贡献的国家都能参加它们的工作。至于我们，我愿重申：罗马尼亚希望作为筹备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参加大会特别委员会的所有筹备工作。

最后，筹备活动应像第一届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活动那样，得到联合国裁军中心非常珍贵的专门帮助，为此，联合国裁军中心也应得到它所需要的财政援助。

在结束发言时，我想强调指出，大会特别会议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所有有关国家本着建设性精神参加筹备工作和会议工作。我们深信，这一任务只有在所有国家共同坚决努力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布尔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代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高兴地向本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阁下你表示我们最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愿你主持本委员会工作取得成功。我确信你将运用你的经验和杰出的才能来主持我们的审议工

作。

现在我们正在这里召开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我们注意到，联合国自创始以来通过举行各种会议、设立许多委员会和通过许多建议和决议，为控制军备和实现裁军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然而，联合国的活动尚未导致国际社会的目标得以实现。实际上，军费超过了5000亿美元，而世界上忍饥挨饿的人数已超过4亿。世界仍旧处于紧张状态，而且纠纷地区的数目在日益增加，某些集团正在世界各地怂恿打有限战争，而这种战争总有一天会导致一场世界战争，其罪恶后果将影响全人类。今天的国际关系远非基于正义和平等，而是基于非正义、压迫、自私、剥削和把世界分为集团和军事同盟，基于追求垄断和干涉别国内政。现在有许多因素不利于促进各国人民间的信任。我可以再说几句，一些主要大国竞相增加其军事预算。美国在欧洲部署了它的火箭，在非洲和其他国家设置了它的基地。1978年，美国同某些欧洲国家一起决定部署它的火箭，并恢复了在非洲、在阿拉伯领土上，尤其是在地中海建立军事基地的思想。这些基地——其数量由于解放斗争已开始下降——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而且使这些地区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些地区，统治和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霸权显而易见，那些其政府允许建立这种基地的人民的命运已由他人掌管。我们呼吁取消这些基地，尤其是在阿拉伯领土上、在地中海和在非洲。

实现裁军的障碍之一是南非和被占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存在，这些政权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说，以色列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已得到1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此外，美国除向以色列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及赠品外，还保证保障以色列的石油供应。这并非全部情况。裁军方面还有其他障碍，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帝国主义国家坚持加强它们的核武库并改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另一方面，它们不愿同第三世界国家共享其核技术，不愿帮助发展中国家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相反，核武器国家正在试图利用裁军协定，如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提

供的某些特权，而这些国家却不按照这些协定履行它们的义务。它们垄断了核技术，拒绝将它转让给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有时求助于借口，说什么它们正在竭力阻止核扩散，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却不限制它们自己的核武器。

关于核武器的详细研究报告载于秘书长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报告（1980年9月12日文件A/35/392）中。该研究报告说：

“然而已公布的数字表明，总数可能已超过4万枚。据报道，这些弹头的爆炸力已达到100吨以上至2000万吨，相当于化学高爆炸药。迄今检测到的最大型武器释放出的能量大约是夷平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4000倍。”（第9段）

某些大国奉行一种高压和威胁政策，它们派遣自己的军舰和军用飞机穿越别国领水进行干涉。它们威胁要干涉第三世界原料出口国的内政，如石油生产国的内政，试图强迫这些国家实行允许有关大国占用原料的政策，并对某些主要产品如小麦强行规定适合有关大国的价格。

某些大国的这些所作所为和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得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在军事上加强自己，以便对付干涉政策并保护它们的独立和自然资源。这自然会影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尽管事实上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应由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承担，但大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必须承担主要责任。

裁军必须分阶段进行，而且从核裁军开始，接着必须消灭造成不必要苦难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强调根据不结盟国家的倡议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内容的重要性。我们还强调裁军谈判委员会发挥的作用的重要性，今年该委员会已举行了大约100次关于裁军问题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我们也要强调裁军审议委员会的作用的重要性。

大会第34/75号决议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是一个提高国际社会



的普遍认识和提请注意军备竞赛的危险及其不利影响的适当步骤。在这一方面，我愿指出，我国希望看到和平盛世并防止核武器的危险，因而它签署了不扩散条约，并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一项协定，以期落实该机构为利比亚提供的与不扩散条约有关的和平保证。在此，我们要强调以色列获取核武器的危险和南非的核武器造成的危险。我们还应强调，南非和以色列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对非洲和阿拉伯人民、对整个世界和平都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在结束发言时，我们要表示下述希望，即希望本委员会和其他有关裁军的机构将帮助实现国际社会的崇高目标。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阁下，我和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看到你这样一个有才干、有杰出外交才能的人主持第一委员会的审议工作。最近我们看到你用非常娴熟的技能指导了我们对制订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战略这一艰巨任务的审议工作，因此我们感到你担任本委员会主席生动地显示了裁军与发展之间现有密切的相互关系。

正如我们痛苦地认识到的那样，1970年代这十年已证明既不是裁军的十年，也不是发展的十年，而是与大会第2602E(XXIV)号决议所载的裁军希望背道而驰的十年。核武库的大量积聚已达到了如此难以置信的程度：地球上每一位男子、女子或儿童都可以分配到三吨梯恩梯炸药，这突出说明了人类本身生存受到的威胁。依据递交给大会、文件A/35/392所载题为“核武器综合研究”的专家报告，核国家武库中的核弹头总数可能超过40,000枚，总当量达到130亿吨梯恩梯或者相当于100枚广岛原子弹。与此同时，这些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已开始研制、生产和储存大量的常规武器。在军费方面，裁军十年末的年度数字为5,000亿美元，而1970年，当裁军十年开始时，花在军备上的费用仅为1,800亿美元，何况用于军备的5,000亿美元又花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因此，我必须提醒大

家，当没有采取强制办法阻止在积累死亡和毁灭性工具方面进行的危险竞赛时，为了维持生活和确保人类目前生活在赤贫中的绝大多数人有一个可以忍受的生存水平而进行的一切国际努力，都急需资金。

大会十分熟悉布兰特委员会关于南北对话的报告中非常深刻的评论。虽然该报告的使命是专门研究国际发展问题，但布兰特先生本人在该报告导言中把庞大的军备开支和解决大部分世界经济和社会问题所需的、相对说来微不足道的款项——这笔微不足道的款项当然不可能得到——作了生动的对比。1979年12月，布兰特先生在报告的导言中写道：

“现在，年度军事帐单正接近4,500亿美元，而官方的发展援助还不到这一数字的百分之五。”

他继续例举了下列实例，说明用军备开支中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可以做些什么。

“仅半天的军事就足以资助世界卫生组织的整个消灭疟疾计划，征服至今仍造成千百万人受灾的河盲还用不了半天的军费。

“一辆现代坦克的费用约为100万美元，这一数额可以改善储存10万吨大米的设施，从而每年可以使4,000多吨大米免受损失。同样数额的资金可以为30,000名儿童提供1,000间教室。

“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价格”——他估计为2,000万美元——“可以用来设立大约4万家村庄药店。

“一个年度的世界军费的百分之半的半数可以购买增加粮食生产所需的一切农用设备，使粮食不足的低收入国家到1990年达到自给自足。

然后他意味深长地指出：

“如果没有裁军方面的主要进展，我们能满意地把这种局面称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吗？”

布兰特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英联邦的秘书长施里德斯·拉姆费尔先生，在

1980年10月23日裁军周开始的一次令人鼓舞的发言中提到了裁军与发展关系中的另外一个方面。他说：

“大肆滥用世界资源——人类需求与反应之间的矛盾——在重演。军费现在超过了包括中国在内的37个低收入国家所有20多亿人的总收入。实际上，东西方发达国家每年花费在它们每个公民身上的军费，平均约为365美元，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年平均收入。它们花费在毁灭性工具上的资金比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每年花在生计上的要多几十个亿。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开始时，用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款额仅为200亿美元，即只占年度军事预算的百分之四。那时也正值第二个裁军十年开始，世界面临着紧张的局势，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威胁，其结果将是主要军事大国之间进一步加紧军备竞赛。国际紧张局势明显加剧影响了裁军谈判，并进一步表明了积聚武器的不合理，因为，如果和平与安全仅用军事武库就可以保证的话，那么主要军事大国已有足够的武库保证它们的安全。现在，情况确实已很清楚，正如两年前大会举行关于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时那样，会议最后文件指出：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主义来维持。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制度，根据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迅速大量裁减军备和军队，最后达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第S-10/2号决议，第13段）

幸运的是——即使尚未取得成果——主要核武器国家最近表示了恢复谈判而不是对峙的意愿。我们欢迎美国和苏联开始的对话，它们对话的目的在于为未来战术核武器谈判制订基本规则，而这个谈判或许是未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一部分。在欧洲积聚和集中核武器和在这一地区进一步部署新一代核武器并使之现代化的计划，又给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了极端的危险，因为它们只能意味着在世界渴望得到

核裁军措施时将开始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然而，仅恢复谈判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实际步骤表明两个超级大国承诺将迅速达成协议并加以实施。

因此，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未获批准是我国代表团，也是其他代表团十分关心的事情。去年国际社会欢迎签署该项协定时普遍指出，该协定的谈判速度非常缓慢，范围也十分有限。国际社会的确还普遍指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是一项裁军措施，而是一项可望为未来达成意义深远的协定奠定基础因而产生价值的措施，而这项协定将涉及实际削减战略核武器，但愿还涉及削减战术核武器。因此，如果目前的一项初步的或暂时的协定因得不到批准而不能生效，那么，任何真正关于核裁军的协定的命运又如何，这将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真诚的谈判意味着保证落实已经取得的成果。联合国大会的论坛曾被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者们用来让国际社会对他们的有限成就的表示认可，因此，大会有责任确保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作出的承诺不要随着大会当时可想而知的掌声而消失。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停滞不前当然代表着更广泛的核裁军领域的停滞不前。人们希望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能积极开始其议程上这一优先项目的谈判，但未能实现，这显然是由于一些核武器国家的强烈反对。除了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50 段所载的方针外，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度代表团还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了重要倡议。因此，该委员会有足够的材料可用在工作小组开始谈判。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态发展受到了阻碍，现在国际社会正在被再次劝导：核战争是可以想象的，可能进行的，甚至可能取胜的。灵活有限反应的说法只能导致虚假安全感、阻止开始进行旨在实行核裁军的积极谈判并增加核战争将造成的全面毁灭的危险。这是一种必须加以揭露的说法，以免它成为通常看法的一部分。

两个核武器国家，尤其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不可能是有限的。人们应始终看到这场战争实际会是什么样子；一场全面的核战争，用关于核武器的综合研

究中的话来说，就是“人们的疯狂达到顶点”。

核武器国家对采取紧急措施消除核武器表现得惊人的冷漠，这种态度的最近影响是造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的失败。评价第二次审查会议失败的整个影响也许太早。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吸引更多的无核国家，尤其是重要国家加入该条约的希望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实现。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不扩散制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有核国家缔约国公开表示不愿意履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那么它们必须承担责任，因为它们这样做是在帮助证实非条约缔约国的下述批评，即该条约是高人一等的和歧视性的。该条约有核武器的缔约国从而使该条约几乎不可能完全生效。

因此，我国代表团进一步深信，正如我们已在前几次场合所说的那样，1980年代的不扩散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主要靠不扩散条约来维持。我国代表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现在必须紧急缔结一项可供选择的多边文件，它将防止横向和纵向扩散，使那些认为不扩散条约要不得的国家对不扩散核武器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承诺。

缔结一项关于全面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多边谈判机构面临的一项最迫切的任务，然而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它无法采取就这一优先项目进行有效谈判所需要的初步措施。

在1980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上，21国集团的成员就有必要立即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就所有国家永远禁止一切核试验爆炸问题进行谈判提出了两项建议和至少作了三次发言。我国代表团和该委员会的其他代表团甚至提出了一项拟议中的全面禁试条约的范围，特设工作小组可以就这个范围有益地开始初步谈判。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积极的倡议未被该委员会采纳。

今年关于这一问题的唯一重大发展是，三方谈判者在1980年6月31日该委员会届会结束时向该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载于文件CD/130中。与前

些年的三方报告相比，该报告在全面禁试条约的工作方面的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国代表团认为，该报告可以促进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制订这样一项条约方面的主要责任。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始终要求三方谈判者提出一份结构性的报告。他们首次尝试着提出这种形式的报告。

不过，三方谈判者坚持认为他们有限的谈判是开展这一项目的最好论坛，这说明他们对人们要求就这一重要议题进行多边谈判的情况不敏感。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也许在这一方面仍能得出一个积极的结果；三方谈判者——他们也是不扩散条约的保存国——也许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下届会议上重申他们同意就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多边谈判。这种重申反映在本委员会即将通过的一项决议草案中，有利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 1981 年届会开始时设立一个工作小组。这将使得有可能按照第二个裁军十年活动中设想的优先次序完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对于那些始终不愿遵守严格的时间表的人来说，我希望的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拖延的危险将压倒他们不情愿的情绪，否则可能发生的事将成为现实：虽然那种唯一阻挠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所必要的政治愿望正在受到抑制，但南非将正式加入核俱乐部并在非洲大陆上发动一场核军备竞赛。

在去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关于南非可能已在南大西洋地区进行了一次核爆炸的报道已是众所周知。由于大家知道南非为 1977 年在卡拉哈里沙漠进行这样一次试验作了准备，所以我国代表团采取主动行动要求对报道的爆炸进行彻底调查。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充分了解南非的核计划一直在给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危险，我们曾提请大家注意这一危险。一个因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国际社会所排斥的政权会采取任何不理智的行为，其中包括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以保护其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

按照第 34/76B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4 段，秘书长递交了一份关于南非在核领

域的计划和能力的报告。我希望向秘书长、向负责裁军中心的秘书长助理表示称赞，称赞他们为确保用应有的紧迫感写成报告作出的奉献。此外，我还要向协助秘书长编写该报告的专家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

评估南非的核能力颇为费力，这一点充分证明了我国代表团的担心：南非拥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而且不幸的是，这种能力是在不少国家的合作下发展起来的。秘书长的报告指出：

“1977年在卡拉哈里沙漠发现了一个传闻的核武器试验基地，这强有力地表明，南非于1977年已在进行核爆炸试验的准备工作。1979年9月22日发生的事件虽没有科学上无可争辩的解释，但进一步加深了国际社会对南非的计划和打算的怀疑。到1977年8月，南非可能已有足够的材料制造一个裂变式原子弹，到1979年中期，南非可能已生产出了至少可以制造几件核武器的足够的武器级铀。”（A / 35 / 402，第 88 段）

因此，即使对1979年9月22日的试验表示怀疑——现在对美国卫星得到的信号的确切来源有不少争议——然而，现已表明南非拥有进行这种试验的能力。此外，秘书长的报告评论说，虽然关于南非或任何其他国家在南大西洋地区进行了核爆炸的初步假设尚未得到证实，但也没有完全证实它不成立。的确，缺乏有说服力的确凿证据可能说明不是没有发生爆炸，而是南非在试验了核装置之后花费了很大功夫（这是可能的）来掩盖其痕迹。

必须特别注意报告中得出的引人注目的结论：

“南非获取和部署核武器的外交和政治代价会很高，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这些武器一旦使用的话。然而为了拼死维护种族隔离制度，南非领导人不可能理智地权衡利弊，相反，他们可能设法为获取核武器进行辩解并把获取核武器作为威胁邻国以图维护白人至上的最后一种手段，或作为使南非黑人丧失士气，从而鼓动白人士气的一种手段。”（同上，第 89 段）

“核武器扩散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世界严重关注的一个问题。核武器引进非洲大陆，尤其是引进像南非这样的不稳定地区，不仅严重打击了全世界旨在不扩散的努力，而且推翻了多年来为使非洲大陆不卷入核军备竞赛并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区而作出的努力。对这一发展情况的后果的判断只能是悲观的。（同上，第 92 段）

最后，报告载入了一项十分中肯的建议：

“……鉴于联合国采取坚持不懈的行动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政策和做法，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最近实行了武器禁运并呼吁停止合作发展核武器，联合国会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主要责任仍是继续密切关注南非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并采取消除种族隔离和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所需的一切行动。（同上，第 94 段）

从秘书长关于南非核能力的报告中吸取的教训应反映在大会的决定中，反映在大会对南非一直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挑战的所有方面的审议中。这是本届大会可以为加强非洲国家的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

在秘书长提出的附有关于区域裁军的一切方面的研究的另一份专家报告中，国家安全和区域形势之间的密切联系得到了明确强调。专家们在他们的报告中指出：

“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对它们的安全的明显威胁和作出军事准备的必要性主要同它们本地地区的形势有关。因此，一些妨碍裁军进展的问题实质上是区域性的。”（A/35/416，第 136 段）

在适当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将提请第一委员会密切注意这一关于区域裁军各个方面的重要研究报告。眼下，我想仅提及专家们关于阻碍一项重要的区域倡议——非洲非核化——取得进展的有关评论。专家们指出：

“非统组织不断就执行非洲非核化宣言所用的方式进行的审议在过去三年中由于出现有关南非核武器计划的报道而受到了损害。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关于报道南非于 1977 年夏季为试验核武器做准备的情况得到了认真的审议，会议不仅审议了这种情况对地区的影响，认为这是对非洲大陆的一种危险，而且审议了对全球的影响，认为这是危急的核武器扩散，是对现有不扩散核武器制度的严重威胁。”（同上，第 95 段）

因此，如果要充分实现对体现在非洲非核化方面的国际不扩散努力作出贡献，那么，显然必须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消除南非的核计划造成的明显威胁。

纪念裁军周再次提醒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国际裁军方案的各个部分进展甚微。不论是在核裁军领域——这是我今天发言时用大量篇幅谈论的问题，还是在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和保证销毁此类武器的工作方面；无论是在防止研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还是在裁减军费方面；无论是在建立和平区，还是在促进裁军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的确微乎其微。

然而，我们决不能让过去的失望也在我们未来新的十年中保持下去。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根据我国代表团的倡议通过的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不应被当作是又一次例行发表的伪善宣言。相反应采取一套旨在取得成就的活动以保证在这十年中取得看得出的进展。裁军审议委员会努力工作，终于制订了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文本，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正确的步骤。因此，本届大会应巩固裁军审议委员会就这十年中设想的活动差不多已达成的协议。

尤其重要的是，下列措施的完成不应晚于预定于 1982 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综合裁军方案；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走向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条约；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缔结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以保证无核武器国家不受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和商定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就核裁军进行谈判。

1982年的第二届特别会议作为裁军十年中的重要里程碑应提供动力，促进谈判，以便分别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核裁军、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建立信任的措施和通过裁军措施和裁减军费将资源从非生产性军备竞赛方面转向社会和经济展。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我将有机会更加详细地谈论上述各个问题。同时令人满意的是，我可以用乐观的口气来结束这次发言。1980年9月15日至10月10日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会议取得了成果，这些成果应使本委员会的各位深信：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愿望，那么，在谈判陷入僵局的许多领域都可以取得进展。因为归根结底，取得成果，将一次好像又要失败的谈判变成一次成功的会议，这是与会者的意愿。该会议通过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伤滥杀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和3项议定书：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的议定书，关于地雷和饵雷的议定书以及关于燃烧武器的议定书。

虽然议定书中没有包括裁军措施，但最近50年中尚无其他协定达成像议定书所载的关于战争中使用武器的限制，指出这一点是恰当的。此外，主要公约的特别重要性在于它规定在国际法的发展方面谋求进一步的进展，以便进一步禁止或限制使用更多种类的特定常规武器并扩大现有议定书的范围。我建议所有代表团将该公约和这些议定书推荐给它们的政府。

最后，我要像主席先生在本委员会工作一开始所做的那样，赞赏我们中间出现的20名男女青年，他们是今年裁军奖学金的领受者。他们是奖学金方案预期培养的第二批裁军积极分子。依据秘书长的报告，该方案在许多外交部引起热情反应（根据申请人数作此判断），令人极为满意，秘书长不得不从众多的申请人当中挑选20名领受者。尼日利亚代表团关于裁军谈判中必须填补的空白的直感是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提议奖学金方案的主要动机。大会的这笔年度开支可能将充分证明是本组织最富有生产性的开支的一部分。

彼得罗夫斯基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代表团已经有机会陈述它对题为“减少战争危险的某些紧急措施”的决议草案 A / C.1 / 35 / L.1 的看法。苏联这一新倡议中载入的建议是结束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这种危险趋势所需的起码步骤, 最近, 由于帝国主义力量不愿接受今天的现实或不愿考虑世界上出现的势力均衡, 国际紧张局势在国家间关系中已十分明显。苏联提议的减少战争危险的措施的范围不需要复杂的长篇大论或对有关问题进行技术研究。只需要各国实施这些措施的政治愿望, 即愿意恢复正常的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因此我们深信, 实施这些重要措施将有利于在其他裁军领域作出决定和控制军备竞赛。

苏联在向大会提交关于减少战争危险的某些紧急措施的提案时, 强调了其他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措施以及旨在控制战争危险和实现真正裁军的措施的重要性。苏联向本届大会提交关于和平、裁军和国际安全保障的备忘录 (载于文件 A / 35 / 482) 证明了这一点。该文件并非简单回顾苏联和其他国家以前提出的建议和迄今尚未实施的联合国决定; 它还载入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来改善为限制和控制军备竞赛而斗争的所有实质方面的落实情况。苏联在其解决裁军问题的办法中考虑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交接的时候, 国际局势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过错, 帝国主义国家认为缓和是它们侵略计划的障碍。

某些国家试图表明, 国际气氛恶化和战争威胁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阿富汗事件大大地扭曲了实际局势。实际情况是, 早在阿富汗事件之前, 帝国主义集团就采取了加速军备竞赛和破坏缓和的政策。我要回顾一下: 1977 年夏季, 美国颁布了第 18 号总统令, 宣布国际关系新时期即“第二个时代”的开始, 这一时期标志着对缓和政策的背离。

在阿富汗事件发生之前, 即在 1978 年 5 月, 北约组织通过了一项关于自动增加该集团成员国军事预算的决定; 1979 年 12 月, 它们决定在西欧部署目标对准

苏联的新式美国导弹。我还要回顾一下：早在阿富汗事件之前，关于印度洋问题的谈判就已中止和停止；关于军火贸易的会谈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进程已陷入困境。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所有这些行动的基础是它们希望改变世界战略均衡，使其对它们有利。我要强调指出，这是目前我们所处的国际局势不断恶化的真正原因，而不是编造的原因。

尽管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仍试图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并增加战争威胁，苏联深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它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深信，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明智的办法可以取代缓和政策或取代之为控制军备竞赛所作的努力。

此外，我们还深信，1980年代将成为为创造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而进行的斗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年代。苏联认为，这新的十年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巩固并进一步发展1970年代在控制军备竞赛和在这一领域谋求实际进展方面取得的积极成就。

正如最近于今年10月20日结束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发表的一项公报所强调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深信，只要在互利的基础上并严格遵守平等和不削弱所有国家安全的原则，就限制和消灭任何类型的武器达成协议都是可能的。

显而易见，裁军领域的优先问题是控制核军备竞赛和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对人类和对文明的未来存在的最大危险是核军备竞赛。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只能对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表示感谢，他在本委员会关于裁军问题的一般性辩论的第一天，用现成的事实全面地、令人信服地表明了这一点。

关于苏联，我愿回顾一下，早在1946年我们就采取主动行动，提议缔结一项永远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的国际公约，以便包括原子分裂在内的伟大科学发现能够专门用于增进人民福利的目的。

但是，作为对苏联的这些建议——这些建议实际上是出于对人类前途的关心

——的回答，一些国家，这些建议，主要针对的国家，却采取了加速军备竞赛的政策，它们确实天真地希望实现它们对那种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垄断。结果是，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这并非意味着问题无法解决。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途径在于迅速开始谈判，谋求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逐步减少核武器储存，直到其全部消灭。

这正是苏联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争取做的事情。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苏联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一起向裁军谈判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开始此类谈判及开展谈判应采取的方式的具体建议。但是，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一些成员国，尤其是美国，还有中国，采取了消极的立场，有迹象表明，现在还不可能开始建设性谈判，甚至只是开始磋商如何开始进行谈判也不可能。我们了解核裁军问题的复杂性，同时我们确实认为我们不能被那些甚至不愿讨论这一问题的人所欺骗。核武器是人创造的，人能够也应该找到挽救人类免遭威胁使用核武器造成灾难的办法。这一点必须尽快做到，以免太晚。

苏联紧急强调，制订和实施限制军备措施和核裁军必须与加强各国安全方面的政治保障和国际法律保障同时进行。放弃使用武力必须成为国际生活中永远不变的法律。

在这一领域已经做了一些重要工作，但经验表明，这还不够。所以苏联于1976年提议制订和缔结一项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的确，联合国内设立了一个制订这样一项条约的专门机构。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多年来尚未取得进展。那些阻碍这一工作的人显然不想放弃使用武力或放弃它们在与独立国家的关系中强加条件的政策，他们希望破坏这样一项条约的制订，从而使他们处于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立的地位。

他们还设置障碍阻止其他决定的执行，而这些决定是根据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

旨在加强世界各国的政治和法律保证的倡议而作出的。例如在 1947 年大会通过了一项禁止一切形式的战争宣传的决议。但迄今为止，许多国家仍在进行侵略宣传，进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宣传。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今年 8 月份美国通过的第 59 号总统令，该法令旨在人民中间制造核战争可以接受和可能发生的错觉。如果明显的战争宣传没有升到官方军事战略的地位，情况又如何呢？事态的这种危险转变再次表明，减轻核战争的威胁，阻止各国的战略核武库进一步扩充及随之坚定地数量上削减、在质量上限制战略核武器系统，这些措施都十分令人信服地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正如各位代表所知，整个 1970 年代在这一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72 年缔结了限制反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并就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方面的某些措施达成了临时协定（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之后，苏联和美国于 1979 年 6 月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该条约是一项实际裁军措施，它将成为限制战略军备竞赛的下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一条约尚未生效。谁应对这种局势负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至于苏联，它一如既往愿意严格遵照公平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参加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的进程。苏联准备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执行条约的全部规定，假如美利坚合众国也这样做的话。但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第二阶段战略武器条约的执行遭到美方的阻挠，这将对和平事业以及为避免核战争而作的进一步努力造成严重的危害。

关于为限制军备竞赛最危险的领域即核领域所作的努力，我们愿提请各会员国注意另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正如各位代表所知，苏联多次坚持提出一个问题，即有必要制定措施以防止突袭的可能性。今天军备竞赛的特点是，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在质量上实行军备竞赛，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问题正在变得更加重要。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备忘录中强调的那样，防止未经许可或意外使用核武器的问题

仍十分尖锐；苏联曾几次指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最近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中一再发生虚假核警报，这方面的事件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不安。目前，第一委员会关于裁军问题的讨论证实了这一点。苏联已准备在多边和双边的基础上就这些问题进行认真负责的讨论，准备在制订旨在防止突然或未经许可进行核战争的危险的措施方面进行合作。

苏联认为重要的是对可以限制军备竞赛并逐一切断其部署渠道的部分决定进行细致的研究。因此，在苏联的倡议和积极参与下，现已达成了禁止在三种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验的重要的国际协定：不在外层空间、海床和洋底扩散核武器和安置核武器。显而易见，这些协定为在限制和停止核军备竞赛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考虑到在这一领域已经作出的努力，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性。1970年代中期在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有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参加的三方会谈已经开始。为了确保迅速取得进展以便提供相互可以接受的协定，苏联采取了重要步骤来适应它在这些会谈中的伙伴。我国作出的建设性努力创造了所有必要的条件，这样，假如会谈中的其他各方有相应的善意，我们就可以立即达成协议。但现在，美国和英国显然在奉行一种阻止会谈的政策，在许多情况下否认了它们以前提出的建议；而且，与此同时，试验仍在继续进行。

我们深为关切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于1980年10月16日在大气层进行了又一次核试验，放射性污染威胁到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并远及美洲大陆。昨天，《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专栏用了非常特别的标题报道了这次爆炸的规模。在这节报道中，科内尔大学的实用物理学教授理查德·利博夫提到来自中国的放射性尘埃事实上并非那样无害。

他说：

“中国于1978年3月14日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一周之后，在纽约的锡拉丘兹测量到的辐射级比正常标准提高9倍。在怀俄明州的丹佛和夏延两地，辐射级比正常标准提高29倍。

“由于最近中国于10月16日进行了大气层核试验，其爆炸力据估计至少等于1978年爆炸的10倍，我们可以预料，到了美国，辐射级会急剧上升……”  
(1980年10月26日《纽约时报》，第18页E)

为了减少战争的危險并为了又一次给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会谈提供动力，苏联在本届会议上已提议所有——我强调“所有”——核国家宣布在一年内暂停一切核爆炸。这一步骤显然会对国际社会为禁止核武器试验正在做出的努力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苏联的建议得到了许多代表团的欢迎，它们很感兴趣，但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利用一切借口极力避免在限制核军备竞赛领域采取具体措施的人显然不会喜欢这一建议。

正如我们从多年的经验中得知的那样，他们最喜欢用的借口之一是核查问题。因此我们对下列情况并不感到吃惊：某些西方代表团试图证明，在这一特殊阶段，苏联建议的暂停是无用的，相反，将阻止或妨碍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达成协议，因为该建议没有规定核查程序。这些论点显然牵强附会。实践表明，暂停核试验按其性质并不需要核查程序。它又怎么会妨碍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何况秘书长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研究报告已指出

“对遵守进行核查看来已不再是达成协议的障碍了” (A/35/257, 第154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显然不是因为担心暂停可能阻碍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迅速达成协议，而是因为某些国家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缺少政治意愿。

消除核战争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个问题，即防止核武器扩散。毫无疑



问，人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给世界造成了威胁，尤其是给那些处于战争危险已增长的地区的国家和那些面临其他国家正力图获取核武器来进行侵略的国家造成了威胁。为了促使不扩散制度得到加强，苏联于1978年声明，它永远——我强调永远——不会对那些放弃获取和生产此类武器和在其领土上没有此类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我们曾提议在这一基础上缔结一项加强无核国家安全保障的国际公约。在这一题为“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的建议中，苏联表示乐意——假如其他有核国家也同样乐意的话——研究其他可能解决加强无核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的办法，主要是加强无核国家的安全保障。苏联还赞成不在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安置此类武器达成协议。这种协议可以规定有核国家承担一项简单而明确的义务，即不在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安置此类武器，而且不论这些国家是否与任何有核国家结盟。

通过第34/87C号决议的规定，联合国已为实际解决这一问题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依我看，大会本届会议应采取正确的行动，如果它要在这一方面采取下一个步骤的话，例如，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立即就起草一份关于不在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的国际协定开始谈判。

建立无核武器区是限制核军备和不扩散核武器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有人建议在许多地区，例如在非洲、中东和北欧，建立无核武器区。这些地区的国家渴望保护它们的人民，使他们免遭由于卷入核冲突而造成的威胁，这种愿望应得到全力支持。这正是苏联的立场，正如各会员国所知，苏联于1978年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

核武器十分危险，而它们又不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库中仅有的武器。限制或禁止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努力迄今只导致了一项真正的成就：1972年，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得到了禁止。这是一项重大成就，但它仅涉及一种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苏联同其他国家密切合作于 1970 年代初期提出了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现有储存的国际公约的建议。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现已进行了多年，但迄今尚未达成协议。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正在研制包括双元炸药在内的新型化学武器，并正在制定扩大生产此类武器的耗费巨大的计划。这是一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杀死或残害了许多人的武器。

有些国家试图对它们所称的苏联和越南没有遵守 1925 年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一谣言进行不恰当的小题大作，我们对此感到不安。谁受益于这种不可饶恕的诽谤呢？显而易见，是那些多年来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印度支那人民的人和那些正在给从国外涌入阿富汗领土的土匪提供武器的人。而且，这种诽谤还被用来掩盖他们自己扩充化学武库并使之现代化的狂热计划，不让一般公众知道它。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这种诽谤正在被用来破坏制订一项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国际公约的进程。

苏联代表团全面彻底地谴责这些恶毒诽谤苏联和兄弟的越南的一贯明确政策的企图。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安德烈·A. 葛罗米柯在大会本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的发言中所说的那样：

“但是，在真理与骗术的竞争中，真理迟早都是胜利者。苏联没有违背任何一项国际协定，它也不打算这样做”。(A/35/PV.6, 第 53-55 页)

苏联一贯主张排除给国家武库增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新系统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取得任何进展，原因是某些国家采取了消极态度，显然，它们想为自己保留制造崭新的歼灭手段的可能性，明显指望改变战略均衡，使得对它们有利。这些计划的冒险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这些计划也是徒劳的。

苏联主张全面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新系统，同时它准备就禁止单一类别的新型武器达成协议。首先我指的是中子武器，这类武器出现在国家武库中的威胁正在日益增加。

苏联方面已声明，苏联不会开始生产中子武器，如果美国也不这样做的话。苏联的这一立场仍旧有效，但目前的问题是，中子武器将有可能出现在其他国家武库中。苏联仍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一项条约中禁止中子武器，并用社会主义国家提交的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此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国际公约草案作为基础。

正如各会员国所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起草一项关于禁止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的工作正在进行，这种武器叫放射性武器，它袭击有生机体是放射性物质的非爆炸性分裂产生放射性辐射的结果。苏联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这项工作不能在最近将来完成。大会本届会议可以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完成它拟订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的工作。

在裁军谈判的各个阶段，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问题得到了全面的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苏联于1948年在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建议：除禁止核武器外，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在一年内大量裁减它们的陆、海、空部队。苏联和华沙条约的其他缔约国就裁减国家的、尤其是大国的军队和常规武器问题提出了进一步的具体建议。

然而迄今为止，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尚未取得任何进展。某些大国甚至拒绝就这一方面开始认真的谈判。苏联之所以认为有必要重申它两年前提出的建议仍旧有效，原因也就在此。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停止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常规武器，并商定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由于军事协定同这些国家有联系的国家承诺不扩充它们的军队和常规武库。

若干时间以前，已开展工作，谋求在限制常规武器的规模及其运载工具方面达成协议。正如各会员所知，这些武器达到了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导致了进行战争的危險工具在危机地区达到饱和的程度。在1978年苏美关于这一问题的会谈中，已开始为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武器运载工具制订政治、法律和军事技术方面的标

准。当时看来，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但是美方中断了会谈，尔后又全然拒绝继续会谈。同时，美国的武器出口规模急剧上升。所有这一切都违背了和平利益。

裁军工作方面一个有希望的趋势是在区域基础上停止军备竞赛。在这一方面，欧洲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在这里集中了两个国家军事政治集团最多和最强大的军队和军备，而且这两个集团在相互对峙。目前有几条主要途径可通向采取实际步骤以减少欧洲的军事对峙。苏联同华沙条约其他社会主义缔约国合作，对每一个途径都采取了主动和建设性的方针。

苏联十分重视迅速举行欧洲军事缓和与裁军会议，在会议第一阶段可以开始讨论扩大建立信任措施，但有一项谅解，即以后的会议可以讨论限制军事活动和裁减武装力量和军备的协调措施。在就召开这次会议及其工作性质达成普遍协议方面，今年11月11日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成员国会议将发挥重要作用。苏联坚决主张马德里会议重实效，并就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所有部分——我强调所有二字——取得积极成果。

关于在欧洲裁减军队和军备的日内瓦会谈如果取得进展，将促使减轻欧洲的军事对峙并在裁军领域取得进展。这些会谈现已进行了大约7年，但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这是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不愿同意相互都可接受的协议。它们希望利用会谈给它们自己提供军事优势，与社会主义国家天经地义的安全利益背道而驰。西方伙伴在会议桌上提出的建议显然已证明这一点。此外我想指出，1979年12月就若干重要问题提出的建议——在这里我无法实际引述这些建议——实际上否决了先前的建议，这反映出北约组织国家目前奉行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它们自己的军事戒备。

然而，苏联仍认为，打破维也纳会谈僵局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中欧的军队和军备集结可以减少到有利于各自相互的利益而不破坏力量对等。由于这是可能的，所以西方国家应停止要求任何单方面的军事优势并表现出真正谋求协调一致的决定的

政治意愿。

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建议可为在维也纳达成协议提供牢固的基础。这些折衷建议主张在第一阶段裁减美国和苏联在中欧的军队和军备，并在第二阶段使其裁减它们的军队和军备与其军事能力按比例建立明确联系，最后实现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家在该地区集体裁减同等水平的军事实力。

今年7月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维也纳提出了可使那里举行的会谈能够取得更迅速的进展的建议，主张在第一阶段裁减美国军队13,000人，苏联军队20,000人，这不包括苏联于今年8月1日之前完成的撤走驻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的2万人军队。这样，苏联裁减的军队实际为4万人，比1978年7月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建议和1979年12月北约国家提出的建议设想的数字多1万人。

苏联和美国之间于今年10月开始的关于限制欧洲核武器问题的实际讨论，如果圆满结束，可能是减少核战威胁并为欧洲人民提供一种和平生活的重要步骤。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如果采取措施减少地中海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这对加强和平十分重要，苏联的备忘录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因为地中海的水冲洗着世界上三个大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海滨。1980年5月15日，华沙条约缔约国在它们的声明中提出了一个在这方面有广泛基础的行动纲领。它包括将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大到地中海地区、裁减该地区的武装力量、从地中海撤离载有核武器的军舰、保证不在地中海的欧洲部分和非欧洲地区的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安置核武器。我们等待着与我们这些建议有关的其他国家作出反应。

最近几年，加强印度洋的安全并减少该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的问题在世界上这块地区已变得特别重要，因为这里的人民已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自由生活。

苏联一贯支持该地区的人民希望将他们的地区变成和平区的愿望：这个地区将清除一切外国军事基地，不允许任何人威胁沿岸国的安全、独立和主权。为此目

的，苏联于 1977 年和 1978 年同美国就限制、随之减少印度洋的军事活动举行了双边会谈。但是美方又中断了会谈。现在美国正在印度洋认真扩大它的军事存在，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尤其是在迪戈加西亚岛建立庞大的海军和陆军基地，这违背了世界上这一地区人民的意愿，增加了紧张局势，造成了危险的军事对峙的威胁。

美国采取的这些行动直接违背了联合国为将印度洋变成和平区而通过的提案，直接威胁到沿岸国的安全和独立。

有人不时声称，印度洋地区紧张局势的基础是“大国的竞争”，并声称苏联也参加了这种竞争，这与确切的事实不符，这显然是那些实际上想在这一地区确立自己发号施令的地位的人企图从中获利。

苏联坚决谴责美国在该地区推行的军国主义政策并坚持要求美国恢复业已中断的关于限制、随之减少印度洋的军事活动的苏美会谈。苏联声明，它已做好充分准备，促进——包括在即将召开的 1981 年印度洋国际会议上促进——建立和平区，但有一项谅解，即中心问题将是消除外国军事基地。

此外，我们支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提出的关于召开一次所有有关国家参加的、关于维护印度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最高级会议的建议。

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社会主义缔约国还提议，在联合国范围内开始审议限制并减少在各个地区——无论是在大西洋、印度洋还是在太平洋，无论是在地中海还是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的水平的问题。

很自然，大会本委员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开始为联合国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做筹备工作的问题。我希望把直接参加筹备工作的机会给予所有希望这样做的国家。1978 年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在普遍一致的基础上通过了一个最后文件，为裁军领域取得切实的结果奠定了一个好基础。我们认为，第二届特别会议的任务应是力求促进这些重要决定的执行。

此外，苏联赞成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之后举行一次世界裁军

会议，而这次会议能作出对所有国家有真正约束力的有效决定。

最后，我想提及一个最简单同时又最有效的停止军备竞赛、走向裁军的办法，即削减军事开支的办法。苏联在许多年前曾赞成削减所有国家的军事预算，尤其是大国的军事预算。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的立场。苏联随时准备与其他拥有巨大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国家以及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所有会员国就削减各自军事预算的具体比例（按百分比或按绝对数字）开始谈判。苏联还准备谋求就每一个削减军事预算的国家为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而提供的款额达成协议。

我们还准备同意这样一种做法，即因实行限制核武器措施而腾出的资金应只用于和平目的，不能用于国家其他军事预算项目的开支。

苏联采取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解决裁军问题。我们同意本组织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意见：

“……裁军活动看来基本上仍局限在组织和程序问题上，而不涉及实质问题。”（A/35/1，第12页）

我们认为，裁军领域工作的有效性不应由通过的决议数量或所做的各种研究的数目来证明，而应由确有实效的实际事例来证明。在控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领域达成一项普遍可以接受的协议不存在任何无法逾越的客观障碍。试图人为地将解决裁军问题同完全无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正如谈判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只不过是那些对在争取和平与安全这一重大斗争领域取得实际——我强调“实际”二字——进展不感兴趣的人所施展的诡计。主要障碍——在这里我完全同意尼日利亚代表阿德尼吉大使所说的——是某些国家缺少政治愿望，这一障碍应该消除。如果联合国会员国和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领导人表现出一种真正的责任感、善意和决心来扭转军备竞赛，那么，1980年代可以成为在裁军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十年。为此目的，一个国家须抛弃不论属国内或国外性质的任何短期的考虑和计划。一个国家须放弃任何力求获得军事战略优势的企图。一个国家须放弃力图在全球或区域一级推行霸权

主义，认识到所有民族的根本利益在于消除核灾难的威胁和有一个和平的未来。

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最近所说的：

“现在除了和平、缓和及控制军备竞赛的政策外，不可能有其他外交政策更合乎该词最佳含义的伦理道德、更接近于人民的思想感情。”

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列宁主义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一直是苏联在裁军问题上执行的政策。

主席：在休会之前我想回顾一下，本委员会尚未就提交决议草案的最后期限作出决定。我打算同主席团成员讨论这一问题，并不久提交一份建议供委员会审议。

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已准备提交的那些决议草案应尽快提交，尤其是那些涉及财政问题的决议草案。正如我早些时候在本届会议上通知本委员会的那样，涉及财政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大会审议之前还必须经过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及第五委员会的审议。我希望那些涉及财政问题的决议草案能够在我们的审议期间早日得到处理，以便达到大会全体会议审议它们所需的条件。

中午 12 时 55 分散会。